

经典 科幻故事



K Jing Dian
Ke huan gu shi

[英] 海·乔·威尔斯 著
吕淑琴 > 编译
刘永莲

隐身人



所有的开始与结局总是异乎寻常

勇气+神奇+惊险+离奇即将与酷爱科幻的人一起挑战你的智慧和胆识

中国出版社

中国社会出版社

编译 吕淑琴 刘永莲

原著 海·乔·威尔斯〔英〕

隐身人

经典科幻故事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隐身人/(英)海·乔·威尔斯著;吕淑琴、刘永莲编写. —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2003.2 修订(科幻故事丛书)

ISBN 7—80088—856—8

I. 隐… II. ①海…②吕… III. 科学幻想—故事—作品集—世界 IV. 11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6)第 13545 号

丛 书 名: 科幻故事丛书

书 名: 隐身人

编 者: 吕淑琴 刘永莲

责任编辑: 李威海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出版社 邮政编码: 100032

通联方法: 北京市西城区二龙路甲 33 号新龙大厦

电话: 66051698 电传: 66051713

欢迎读者拨打免费热线 8008108114 或登录 [www. bj114. com. cn](http://www.bj114.com.cn) 查询相关信息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 北京市昌平新兴胶印厂

开 本: 850 × 1168 1/32

印 张: 53. 25

字 数: 1056 千字

版 次: 2006 年 10 月第二版

印 次: 2006 年 10 月第二次印刷

书 号: ISBN 7—80088—856—8/I · 110

定 价: 238. 00 元(全十册)

(凡中国社会版图书有缺漏页、残破等质量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

内 容 简 介

本书叙述了一个青年物理学家格里芬发明了隐身术。但尔虞我诈的社会使他陷入绝境，他不愿公布他的重大发明，被迫把自己变成了一个看不见的人。他幻想成为隐身人后，能满足他的种种欲望，但隐身后并没有给他带来任何欢乐，却使他遭受了无尽的苦难。他在灾难中变成了一个利己主义者，并逐步走上了犯罪道路，甚至幻想建立恐怖统治，终于不可避免地走向毁灭。

本书以奇特的情节和夸张的手法，生动地描述了一个充满幻想的科学家的不幸遭遇，讽刺了社会的丑恶现象。

目 录

隐 身 人

小客栈里的不速之客	(1)
亨弗雷眼里的陌生人	(7)
霍尔回到了客栈	(11)
各种各样的瓶子	(13)
遭人憎恶的陌生人	(18)
卡斯医生的访问	(20)
本廷先生家被盗	(24)
椅子长了腿	(27)
令人恐惧的隐身人	(31)
碰上隐身人	(37)
马弗尔进村行窃	(42)
客栈里的一幕	(45)
隐身人大闹叶宾村	(50)
马弗尔难以摆脱隐身人的纠缠	(57)
不翼而飞的钱币	(60)
隐身人发疯了	(67)
围攻隐身人	(70)
隐身人受了枪伤	(76)
隐身人纠缠肯普医生	(86)

目 录

隐身的原理	(90)
隐身实验成功了	(96)
大闹牛津街	(105)
盗窃失利	(110)
隐身人也有难处	(114)
隐身人打算统治世界	(119)
隐身人身陷绝境	(124)
隐身人袭击肯普住宅	(126)
阿迪上校死了	(133)
咎由自取	(138)

小客栈里的不速之客

科幻故事

叶宾是一座美丽的小村，它是英格兰南部沿海的一个避暑胜地。

故事就发生在这里。不过现在并不是炎热的夏季，而是寒冷的二月初。

这一天一个人在漫天的大雪和刺骨的寒风中，从布兰伯赫斯特火车站越过开阔的高地，来到了叶宾村的一家小客栈。

他手上戴着厚手套，拎着一只黑色的小皮箱，头上戴着一顶软毡帽，帽檐几乎把他的脸全给遮住了。风雪中，他冻得直抖。

走进客栈，他放下皮箱，在酒吧间里跺着脚，抖落身上的雪。

“快生个火吧，给我开一个房间！”他喊着，然后把两个金镑往桌子上一扔。

霍尔太太生上了炉子，开始为他做饭。

霍尔太太非常高兴，因为冬天里很少有客人在叶宾村住宿，因此她感到非常幸运。况且这个客人又不是一个爱讨价还价的人，所以她决定要显示一下她周到、热情的服务，让客人满意。

女仆米莉和霍尔太太在忙着做饭。霍尔太太把桌布、盘

子、酒杯拿到客厅里，她发现那个人还戴着帽子，穿着外套，背朝着她，目不转睛地看着窗外庭院里的落雪。他戴着手套，十指交叉地背在身后，身上的残雪化成水滴，滴在地毯上。他似乎陷入了沉思。

“先生，把你的外套和帽子拿去烘一烘吧？”

“不用。”他说话时并没转身。

霍尔太太没听清楚，正想再问问。

“我喜欢这样。”他加重了语气，把头转向了霍尔太太。这时，她才看到，他戴着一副很大的屈光蓝色眼镜，一脸浓密的络腮胡子拖在外套外边，把他的脸全都遮住了。

“那好吧，您请便吧，屋子很快就会暖和了。”

他并没有回答，并且又把脸转向了窗外。

霍尔太太觉得她的友善有些不合时宜，就连忙把另外一些餐具摆到桌上，很快地离开了房间。

当她回来的时候他还站在那里，领子翻着，滴着水的帽檐向下翻转，把脸和耳朵全给遮住了。

她把一盘煎蛋和一盘咸肉故意很重地放到桌子上，然后大声说：“饭准备好了，先生。”

“谢谢。”他几乎同时说道。

可是在霍尔太太离开以前，他仍是一动不动。等到门一关上，他立刻转过身来，迫不及待地走向桌子。

霍尔太太忽然想起女仆米莉忘了往菜里撒芥末，在对米莉进行一顿数落之后，她把芥末瓶放在一个黑色镶金的茶盘里端进客厅。

她重重地敲了一下门就进去了，这时来客很快地动了一下，因此霍尔太太只看见，有一个白色的东西从桌子后边一晃，就不见了。

她把芥末瓶放在桌上，这时她才注意到，他已经脱掉了外套和帽子，把它们放在了壁炉前的椅子上。一双湿漉漉的鞋靠着她的围炉。这样会使围炉生锈。于是，霍尔太太朝这些衣物走去。

“现在可以把它们拿去烘干了吧？”她用一种不容拒绝的声调说。

“把帽子留下。”客人用一种发闷的嗓音说道。

霍尔太太转过身来，见他已抬起头，坐在那儿注视着她。霍尔太太有些莫名其妙。

他用一块白布——他自己带来的餐巾，掩着嘴和下巴，这使他的嗓音发闷。

更使霍尔太太奇怪的是，他眼镜以上的整个额头，都被一条白绷带缠着，另一条绷带遮住了他的两只耳朵，再加上那副蓝色的大眼镜，因此除了尖尖的桃红色的鼻子以外，他的脸没一丁点儿露在外面。

霍尔太太吓愣了。

他没把餐巾拿开，霍尔太太看到他拿着餐巾的手还戴着棕色的手套。

他凝视着她，捂在嘴上的餐巾，使他讲话含混不清。

“把帽子留下。”他说。

在极度震惊中，她把帽子放回到炉旁的椅子上。

“谢谢。”他冷冷地说了一句。

“我马上就会把它们烘干的。”霍尔太太说着拿着衣服出去了。出门的时候她又向那被绷带缠裹得白白的脑袋和那没有表情的眼镜盯了一下，那条餐巾依旧遮着他的脸。

“哎哟，从来没见过这么怪的人！”霍尔太太轻手轻脚地回到了厨房。她无心再像刚才弄饭时那样对米莉的拖沓而大

声指责了。

客人坐在那儿，听着她的脚步声远去。在拿开餐巾之前，他不放心地看看窗户，然后重新吃饭。他吃了口饭，又疑心地看看窗户，然后再吃一口，接着他站起身，手里仍拿着餐巾，走到窗前，把窗帘放了下来，一直放到有白纱帘挡住了下半截窗格的上端，把屋里弄得昏暗了，他才安心地回到桌前继续吃饭。

霍尔太太心里想着。“这个可怜的人大概碰到过一次意外的事故，要不然就是做过一次什么手术，那些绷带可真把我吓了一跳！还有眼镜！为什么他的脑袋看上去像一个潜水的头盔而不像一个人呢？而且，老是拿着手帕捂着嘴，捂着嘴说话……或许他的嘴也受过伤，嗯……可能是……。”

这时她忽然想到了正烧着的土豆，于是喊米莉，“米莉，土豆还没烧好吗？”

当霍尔太太去收拾陌生人的餐具时，陌生人正在抽烟斗。他那块包着脸孔下半部的餐巾从未拿开过，就这样把烟斗插到嘴里。他吃饱了也喝足了，全身暖和过来。此时他坐在角落里，背朝着窗帘，说起话来也不像先前那么过分简短了，红红的炉火反射到他的大眼镜上，给他带来了几分生气。

“我有一些行李在布兰伯赫斯特火车站。”他问她怎样才能把它取来，当得到回答后，他对她表示谢意。

“明天没有送快件的吗？”他听到她回答说“没有”以后，似乎十分失望。

霍尔太太非常乐意回答他的问题，于是滔滔不绝地说起来。“先生，高地附近的路很陡，一年前一辆四轮马车就翻在那里，除了车夫还摔死了一位绅士。先生，意外事故是发

生在顷刻之间的，对不对？发生在顷刻之间，可是恢复起来却很慢。先生，其中还有我姐姐的儿子汤姆，一把镰刀恰好把他的手臂割伤了。先生，他在于草地里绊了个跟斗，正好碰在镰刀上——天哪！他包扎了三个月，恐怕你不会相信，现在我一看到镰刀就害怕。”

“我很能理解。”客人说。

“有一段时间，他的情况实在不好，先生。他认为非动手术不可了。”

客人粗鲁地大笑起来，笑声跟狗吠一样，他的嘴巴也像是要咬人。“是吗？”他说。

“是的，先生，至于说到我为护理他所做的事，却不是什么好笑的事，那时我姐姐还要忙着照料她那几个更小的孩子，只能由我来护理汤姆。要缠绷带，还要解绷带，先生，所以我想冒昧地说一句，先生……”

“你把火柴给我拿来好不好？我的烟斗灭了。”客人粗鲁地说。

霍尔太太的话突然被打断了。她把她对受伤的人所做过的事全部告诉他以后，他还这样粗鲁地对待她的好意，真是太无礼了。她朝着他气呼呼地愣了片刻，想起他付的两个金镑，就去拿火柴了。

“谢谢。”当她把火柴放下时，他简短地说了一句，转过身不理她。显然，他对手术和绷带的问题很敏感。

她始终没再敢冒昧地说下去。可是他那傲慢的样子已经把她惹火了，所以当天下午，女仆米莉吃了她的不少苦头。

客人在客厅里呆到下午四点，丝毫没受到无故的打扰。大部分时间他相当安静地在愈来愈暗的光线里坐着，靠近炉火抽烟，也许在打瞌睡。

仔细留神听的人可能听到他加了一两次煤，还可以听到他在屋里踱步，约有五分钟光景。他似乎在自言自语，然后当他又坐下来的时候，扶手椅吱吱嘎嘎地响了起来。

亨弗雷眼里的陌生人

下午四点钟天已很昏暗了。

霍尔太太正要鼓起勇气进屋，问客人是否要茶时，钟表匠泰迪·亨弗雷走进了酒吧间。

“天气实在太冷了！”他说道。

霍尔太太表示同意他的话，然后注意到他随身带着工具包。

“你正好来了，客厅里那只老钟坏了，虽然还走，敲点也挺好、挺响，就是时针总是指在六点钟不动，你给修修吧！”

她带亨弗雷来到客厅门前，敲了敲门进去了。

当她开门的时候，她看见客人坐在炉前的扶手椅里，好像是在打瞌睡，裹着绷带的脑袋垂在一旁。屋里唯一的光线就是炉火的红光，她看见眼前的客人张着一张大得出奇的嘴。

这时他的身子动了动，从扶手椅中蓦地站起来，抬起了手，用手巾捂着脸。

“先生，对不起，能让这个人来修一下钟吗？”从一时的错乱中，霍尔太太恢复了过来。

“修钟？”他捂着嘴，睡意未消地环视了一下，这才完全清醒过来，“当然可以。”

霍尔太太去拿灯。他站起来伸伸懒腰。灯拿来了，泰迪·亨弗雷先生进了屋，迎面碰见这个裹绷带的人，正如他自己后来说的“不禁吃了一惊”。

“下午好，”陌生人说道，盯了他一眼。这一盯使亨弗雷先生对那副蓝眼镜有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后来他回忆说，他“活像一只大龙虾”。

“我希望这不会打扰你。”亨弗雷说。

“一点也不，”陌生人说着转向霍尔太太，“尽管我完全知道这间屋子应该是确实供我私人使用的。”

“先生，”霍尔太太说，“我想你一定愿意那钟……”

“当然，”陌生人说，“当然，可是一般说来，我喜欢一个人呆着而不受干扰。但是我当然乐意看到这只挂钟派上用场。”他说这句话的时候，注意到亨弗雷先生的态度有点踌躇，马上又强调了一句：“真是十分乐意。”

亨弗雷先生原来已经打算道歉以后立即就走的，然而对方主动表示的客气又使他安下心来。

他转过身子，背朝着壁炉，双手倒背在身后。“待会儿，”他说，“等钟修好以后，我想要一点儿茶，但要等钟修好以后。”

霍尔太太正要离开房间，她这次没有老提意见，因为她不愿在亨弗雷面前挨他人的故意怠慢。没想到，客人却突然问她，有没有对他寄放在布兰伯赫斯特车站的行李做安排。她告诉他，她已对邮差提到了这件事，明天搬运夫就能把行李运来。

“你肯定不能再早了吗？”他说。

她表示肯定，神情显得冷淡。

“我应该解释一下，”他补充道，“我是一个实验研究人

员，刚才来的时候又饿又冷，所以没有讲清楚。”

“我知道了，先生。”霍尔太太不禁肃然起敬。

“我的行李都是仪器和设备。”

“真是些很有用的东西，先生。”

“我当然急于进行我的研究工作。”

“当然，先生。”

“我来叶宾的原因是希望得到安静，我希望我的工作不受干扰，除了我的工作外，一次意外事故……”

“跟我想的一样。”霍尔太太自言自语道。

“我必须过某种程度的退隐生活。有时我的眼睛又黑又痛，因而不得不一连几个钟头把自己关在暗处，甚至用锁把自己锁起来。有时候或者说是常常，当然不是现在，在那种时候，最轻微的干扰，譬如有人进屋，就会使我感到烦得无法忍受……这些情况，最好能得到谅解。”

“当然，先生，我想冒昧地问问……”

“我认为已经说完了。”

后来据亨弗雷先生说，霍尔太太离开房间以后，他还站在壁炉前面，盯着亨弗雷修钟。亨弗雷先生不仅拆下了钟的指针和表盘，而且还把机芯拆了出来。他想尽可能把修理工作干得慢一点，显得有条不紊、谦恭客气。由于本性好奇，他把钟内的零件拆散，这完全是一种不必要的工序，以便拖着不走，也许这样就能同陌生人交谈交谈。可是陌生人站在那儿，一声不吭、一动不动。这样的寂静使亨弗雷神经紧张起来，他觉得屋里只有他一个人。

亨弗雷朝下看看，没话找话，“这天气……”他开始说。

“你为什么不修完马上就走？”陌生人说道，显然他是在使劲压着怒火。“你该做的事就是把时钟装到它的轴上。你

纯粹是在行骗。”

“好，先生。至多再需要一分钟。我疏忽了……”于是亨弗雷先生立即结束了工作，起身走了。

他离开的时候非常恼火，“该死！”亨弗雷先生自言自语。说着踏着泥泞的积雪，步履沉重地走出村子。

霍尔回到了客栈

走到格利森街的拐角处，亨弗雷碰上了霍尔。

霍尔刚同小客栈的女主人结了婚，他现在的工作是在叶宾驾驶马车，因为不时有人需要搭马车去锡德桥。现在他正打桥那儿返回，从他驾车的样子判断，霍尔显然在锡德桥已停留了一会儿，喝过几杯了。

“你好，泰迪。”霍尔说着一边赶着车过去。

“你家里来了一个古怪的家伙！”泰迪说。

霍尔友好地把车停下，“你说什么？”他问。

“一个样子古里古怪的家伙正住在客栈里。”泰迪说。

接着他把那位奇形怪状的客人对霍尔生动地描述了一遍。“看来像是化了装，是吧？如果一个人住在我那儿，我可得看看他的真面目。女人们都很轻信陌生人，他已经占了你几间屋子，可是连个名字也不露，霍尔。”

“你可不要这么说。”霍尔说，他是一个理解迟钝的人。

“没错，是按星期计算的。无论如何你不到一星期是不能把他撵走的。他明天有好多行李要来，他是这样说的。但愿箱子里装的不是石头。”

他告诉霍尔他有一位姑母住在黑斯廷斯，曾被一个拿着空箱子的陌生人诈骗过。总而言之他让霍尔疑神疑鬼起来。

“往前跑，老姑娘，”霍尔吆喝着他的马，“看样子我得